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丙志 第四卷

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，會者萬計，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，以鬻茶果，有賣餅家得一店，初啟肆之日，一客被酒造其居，醉語無度，袒臥門左，餅師殊苦之，與之錢不受，飼以餅不納，先是有風折大木，居民折為二橙，正臨門側，以待過者，店去江頗遠，方汲水二器，未及用，客忽起，縛茆帶蘸水，洗木搗搗，逾兩時，又臥其上，往來望見者皆惡之，及門即返，餅終日不得泄，客亦捨去，謝主人曰，毋怒我，我明日攜錢償汝直，當倍售矣，遂行，或詣橙旁欲坐，見光彩爛然，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四字，取刀削之，愈削愈明，深透木底，上下若一，觀者如堵，自此餅果大售，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，關壽卿親見其洗木時，雲一清瘦道人也，麻姑洞婦人

青城山相去三十里，有麻姑洞，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，丈人觀道士寇子隆，獨往瞻謁，至中塗，遇村婦數輩，自山中擔蘿蔔中出，弛擔牽裳，就道上清泉，跣足洗菜，見子隆至，問尊師何往，曰，將謁麻姑，一婦笑曰，姑今日不在山，無用去，取蘿蔔一顆授子隆，曰，可食此，食之遂行，竊自念曰，彼皆村野愚婦，豈識麻姑為何人，得非戲我歟，忽焉如悟，回首視之，無所見矣，自是神清氣全，老無疾病，每為人章醮，自稱火部尚書，壽過百歲，隆興中乃卒。

青城老澤

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，土人謂之老澤，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，平時無人至其處，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，以春暮作意往游，未到二十里，日勢薄晚，鳥鳴猿悲，境界淒厲，同行相顧，塵埃之念如掃，策杖徐進，久之山月稍出，花香撲鼻，諦視之，滿山皆牡丹也，幾二更，乃得一民家，老人猶未睡，見客至，欣然延入，布葦席而坐，諸客謝曰，中夜為不速之客，庖僕尚遠，無所得食，願從翁賒一餐，明當償直矣，翁曰，幸不以糲食見鄙，敢論直乎，少頃，設麥飯一鉢，菜羹一盆，當席間環以碗，揖客共食，翁獨據榻正中坐，俄烝一物如小兒狀，置於前，眾莫敢下箸，獨壽卿擊食少許，翁曰，吾儲此味六十年，規以待老，今遇重客不敢愛，而皆不顧，何也，取而盡食之曰，此鬆根下人參也，明日，導往傍舍，亦皆喜，爭相延飲饌，曰，茲地無稅租，吾斲山為壩，僅可播種，以贖伏臘，縣吏不到門，或經年無人跡，諸賢何為臨肯之，留三日，始送出山，凡在彼所見數百人，其少者亦尪眉白髮，略無小兒女曹，後不暇再往，右三事皆關壽卿說。

孫鬼腦

眉山人孫斯文，文懿公抃曾孫也，生而美風姿，嘗謁成都靈顯王廟，視夫人塑象端麗，心慕之，私自言曰，得妻如是，樂哉，是夕還舍，夢人持鋸截其頭，別以一頭綴項上，覺而摸索其貌大駭，取燭自照，呼妻視之，妻驚怖即死，紹興二十八年，斯文至臨安，予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，丑狀駭人，面絕大，深目倨鼻，厚唇廣舌，鬢髮鬍鬚如蠶，每啖物時，伸舌捲取，咀嚼如風雨聲，赫然一土偶判官也，畫工圖其形，鬻於市廛以為笑，斯文深諱前事，人問者輒曰，道與之貌也，楊公全識其未換首時，曰，與今不類，蜀人目之為孫鬼腦雲。

閬州通判子

閬州通判之子，數遣小兵貨物於市，嘗持象笏至富人家，民詰之曰，此吾家來，汝從何得之，兵以實告，民入索篋中，果不見，證其為盜，執而訟於官，時同郡數家被盜，所失財物甚眾，立賞跡捕莫能得，及聞是事，皆詣府投牒，吏就鞫問，其對如初，郡守韓君以語倅，倅心疑其子，潛入書室，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，皆非己所有，大駭呼問之，以竊對，父震怒曰，吾不幸生子，而以穿窬為罪，世間之辱，何以過此，命擒縛送府，子殊無懼色，守以美言誘之曰，吾與汝父同寮，當為汝地，但還諸人原失物，必不窮竟也，遣兵官監詣其室，盡取所藏，子具言某物某家者，某物某家者，乃各以付失主，但餘皮襪一雙，無主名，子再拜懇請曰，願以見賜，守問何所用，對曰，頃登子城，見此物在城下，試取著之，便履空如平地，自是入人家，白晝亦不能覺，守益不信，還其襪，且驗焉，子欣然，才著畢，騰升屋端，了無滯礙，其去如飛，竟失所往，予婦姪張寅，為臨桂丞，聞之於靈川尉王琨，琨雲此近年事，不欲顯其姓名，特未審也。

廬州詩

廬州自鄴瓊之難，死者或出為厲，帥守相繼病死，歷陽張晉彥祁作詩千言，諷邦人立廟祀之，廬人如其戒，郡治始寧，其詩曰，平湖阻城南，長淮帶城西，壯哉金門勢，吳人築合肥，曹瞞狼顧地，符秦又顛擠，六飛駐吳會，重兵鎮邊陲，紹興丁巳歲，書生縮戎機，鄴瓊劫眾叛，度河從偽齊，蒼黃驅迫際，白刃加扶持，在職諸君子，臨難節不虧，尚書徇國事，既以身死之，罵賊語悲壯，捲喉聲嗚呼，嗚呼趙使君，忠血濺路歧，趙康國知廬州，喬張實大將，橫戶枕階基，至今遺部曲，言之皆涕洟，統制官喬仲福，張璟以不從亂，被害於州治，法當為請諡，史策垂清規，法當為立廟，血食安淮圻，奈何後之人，邈然弗吾思，官居潭潭府，神不芘茅茨，冤氣與精魄，皇皇何所依，所以州宅內，鬼物多怪奇，月明廷廡下，彷彿若有窺，警欵聞動息，衣冠罷容儀，士民日凋瘵，岳牧嬰禍罹，一紀八除帥，五喪三哭妻，張節度宗顏，夫婦俱喪，陳閣學規，李舍人誼，韓大夫沃，鮑左司琚皆死，杜觀察琳，吳徽猷，皆喪妻張侯及內子，遍體生瘡痍，爬搔疼徹骨，脫衣痛黏皮，狂氓據聽事，夫人憑指揮，玉勒要烏馬，雲鬢追小姬，同殂頃刻許，異事今古稀，張宗顏妻既死，一日有村民狂走，登聽事據坐，作妻附語，怨詈家事，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婢，俄皆死，磊落陳閣學，文章李紫微，築城志不遂，起廢止於斯，杜侯在官日，夜寢鬼來答，拔劍起驅逐，反顧出戶幃，曰杜二汝福，即有鼓盆悲，杜琳夜為喬張答擊拔劍擊之，乃顧曰，杜二汝有福，德章罷郡去，厭厭若行屍，還家席未暖，凶問忽四馳，鮑字德章，安道移嘉禾，病骨何尪羸，於時秋暑熾，絮帽裹頰頤，餘齡亦何有，乾在神已睽，王安道帥廬，病亟請於朝，移嘉禾不死，師說達吏治，通材長綬紱，東來期月政，簡靜民甚宜，傳聞蓋棺日，邑裡皆號啼，韓沃字師說，近者吳徽閣，魚軒發靈輻，營卒僕公宇，毀駟裹敝帷，行路聞若駭，舉家驚欲癡，吳珂之妻喪車臨啟，有茶酒卒，與一馬同斃，昔有鄴中守，迴諱姓尉遲，後周死國難，英忠未立祠，及唐開元日，刺史多艱危，居官屢謫死，未至先歎歎，仁矣張嘉祐，下車知端倪，廟貌嚴祀典，滿考遷京畿，兄弟列三戟，金吾有光輝，吳競繼為政，神則加冕衣，自此守無患，史書信可推，伯有執鄭政，汰侈荒於嬉，出奔復為亂，羊肆死猖披，強魂作淫厲，殺人如取攜，其後立良止，祭祀在宗枝，罪戮彼自取，禍福尚能移，族大所馮厚，子產豈吾欺，寒溫五種瘡，踴蹕一足夔，或能為病崇，祈禱烹伏雌，況我義烈士，品秩非賤卑，凜凜有生氣，為神復何疑，勺水不酹地，敢望壺與蹄，片瓦不覆頂，敢望題與棖，邦君寄民社，此責將任誰，既往不足咎，來者猶可追，儻依包孝肅，或依皇地祇，經營數楹屋，豐儉隨公私，城中有后土廢祠，孝肅公故第，皆爽塏可附為宇，丹青羅像設，香火奉歲時，尚書名位重，正寢或可施，呂姬徇夫葬，義婦嚴中閨，有得呂尚書括發之帛歸吳中者，夫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，清賢列兩廡，後先分等衰，當時同難士，物色不可遺，張陳李鮑韓，勢必相追隨，德章病而去，去取更臨時，尊疊陳儼雅，劍佩光陸離，匠事落成日，醮祭瀾州治，青詞奏上帝，冊祝告神知，若曰物異趣，人鬼安同棲，茲焉卜新宅，再拜迎將歸，悲笳響蕭瑟，風馭行差池，穹旻亦異色，道路皆慘淒，巍文武廟，千載無傾欹，使君享安穩，高堂樂融怡，豈弟布惠政，吉祥介繁禧，遂紆紫泥詔，入侍白玉墀，斯民獲後福，年穀得禳祈，坎坎夜伐鼓，欣欣朝薦犧，人神所依賴，時平物不疵，中興天子聖，群公方倚毗，明德格幽顯，和風被華夷，典章祭文治，昭然日星垂，臣工靡不報，秩祀當緝熙，四聰無壅塞，百揆欽疇咨，咨爾淮西吏，不請奚俟為，露章畫中旨，施行敢稽遲，太常定廟額，金榜華標題，特書旌死節，大字刻豐碑，碑陰有堅石，鐫我廬州詩。

趙和尚

僧宗印，本陝西士人，姓趙氏，棄俗為僧，靖康時在長安，住大刹，好談世間事，詞鋒如雲，方金寇犯關，范謙叔致虛左丞，

帥京兆·節制五路軍·一見大喜·邀使反儒服·即往謁華山廟·自言以身濟世之意·遂從范公·范以便宜命之官·艱難中頗有功·積遷至直龍圖閣·已而隸川陝宣撫司·亦領兵數千人·對客輒大言·常雲吾留意釋氏·得大辨才·在古佛中·當與淨明維摩等·至於貫穿今古·精練吏事·於天下文官實為第一·料敵應變·決機兩陳之間·於天下武官亦為第一·若四方多壘·煙塵未清·則為盜賊第一人·不敢多遜·坐客畏其言·無敢答者·其評議人物·兇險好罵·蓋出天資·既得志·前後度僧五百·皆名曰宗印·使之代己·時已年六十餘矣·不復娶·唯買妾二十人·後解兵閒居·數歲而得疾·藏府洞泄無時·群妾棄去不視·趙自取其糞食之·有見而怪之者·答曰·汝安得知此味·經旬乃死·識者以為口業之報·席大光守河中日·嘗蒙共力·適帥湖南·為飯千僧以資福·趙雖通顯·人猶呼為趙和尚雲·

景家宅

達州江外·民景氏宅甚大·其側古塚屹然·時時鬼物出見·處者不寧·徙入城避之·予婦家人蜀僦以居·外舅之弟宗正·夏夜露宿·過三更·見大毛物·睚眦而前·引手拍其項·宗正覺起·厲聲叱之曰·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·乃敢爾·其物應聲退·安寢至明·

蜀州紫氣

崇寧三年·成都人凌戡·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本名犯光堯嫌名·家葬父母·其墳山上常有火光紫氣·詔下本郡·令速徙它處·仍命掘其穴成池·環山三里內·自今不許為墓域·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·明年·詔以其地屢有光景動人·宜為奉真植福之所·乃建道觀·名曰寅威·賜田十頃·歲度童行二人·後二年·光堯太上皇帝誕降·實始封蜀國公·竟以潛藩升為崇慶軍節度·遂應火光紫氣之符·而程氏子名適與帝嫌名同·天命昭灼如此·

查氏餅異

荊南查氏·世居沙頭·有女自幼好食餅·每食時·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·而棄其圈·亦小兒常態也·幹道二年·女十四歲矣·因步中庭·雨忽作·有物挾以騰空·震雷擊之·墮地死·天雨餅捲者·移時乃止·群犬攫食·與真者不異·朱之淵說·

小溪縣令妾

蜀士某·部綱東下·出成都·泊舟江濱廟·天未明·入祠拜謁·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·疑其鬼也·甚懼·稍定倚戶窺之·婦人焚香巫拜·泣而禱曰·妾本京師人·早失父·隨母西入川·嫁成都人某氏·今七年·生男女二人·良人去年赴敘州小溪令·不挈家行·亦無書信來·近聞負約別娶矣·妾窮獨難久處·四顧孑孑·更無親戚可依·曉夕思之·惟有一死·願大王監此心·即以剃刀自刎·登時仆地·士人驚怪·且恐闖味累己·亟登舟解維過小溪·所謂縣令者·乃鄉人也·出迎於江亭·從容及其家事·令曰·向買一妾留家間·久未暇取·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·令驚曰·皆是也·君何由知之·乃話所見·令瞿然俯首不語·俄告去·喚湯至·已不能執杯·曰·君所言才畢·此人即在傍·吾不免矣·遂升車回·及縣治而死·此幹道元年事也·亦黃仲秉說·雲某部綱者·欲再訪其詳未得也·

郢人捕鼃

郢州江中·積苦老鼃出沒·為堤岸及舟船之害·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·有漁者出應募·問所須·但求一渡船·兩人操楫·大甕一枚·豬肝一具·及鐵鉤環索之屬·至日登舟·穴甕底·以鉤絙肝置其內·順流以行·移時鼃出食肝併吞鉤·首不能縮·怒甚·引頸出於甕·欲犯船而身礙甕間·進退不可·漁者以槌擊其首·統然而沒·則放索隨之·任其所往·度已困·復舉索引鉤·又擊之·至於三四·鼃死·始桌舟檣岸·邦人觀者如堵·喜其去害·爭出錢與之·蓋鼃性嗜豬肝·漁者知之·又得操縱之術·故為力甚易·仲秉說·

桃源石文

建炎三年四月·鼎州桃源洞大水·巨石隨流而下·石間有文似天書·而字畫皎然·可識凡三十二字·雲·無為大道·天知人情·無為窈冥·神見人形·心言言語·鬼聞人聲·犯禁滿盈·地收人魂·其言雖簡·而有警於人世·

韭黃雞子